

# 联合国



Distr.  
GENERAL

A/9844  
S/11554

7 November 197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FRENCH

# 大会



# 安全理事会

大会  
第二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108  
巴勒斯坦问题

安全理事会  
第二十九年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六日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奉本国政府的指示，谨请将所附标题为“以色列与南非”的文件，作为大会在议程项目108下和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散发。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海萨姆·凯拉尼(签名)

## 附 件

### 以色列与南非

#### 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四年两国关系的发展

作者：彼得·赫利尔\*

“倘若有人在一个关于种族隔离问题的国际集会里提出原则上应否把人依肤色分为高低两类的问题，那么，作为一个犹太国，以色列只有一个答案。” 一九七二年十月，当时的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本向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妇女会议讲话时，表明了现在仍然是公开的以色列政府对南非种族隔离国的官方态度。<sup>①</sup>

在表面上看，以色列与南非之间，似乎是不可能有任何联系的。以色列是一个犹太人国家，对纳粹份子和法西斯份子屠杀欧洲犹太人，记忆犹新。另一方面，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国民党政府，一部分是由南非荷裔政客组成的，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大战发生的前几年所作所为，往往令人怀疑。例如巴尔撒泽·沃斯特总理，他在大战期间，就曾因从事损害同盟国对纳粹份子作战的活动，而被南非政府拘禁。当时，在南非荷裔人政治的主流里，也含有很强的反犹太主义成分，而强有力的南非犹太人社区——他们人数虽少，但在经济上却有相当大的影响

---

\* 前按照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员会在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一日第二九四次会议上作出的决定编为 A/AC.115/L.396 号印发。这个文件内的意见是作者本人的意见。

① 《明星晚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力——通常都支持斯马茨元帅所领导的统一党。

可是，事实上，自从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国和南非政府落于马伦博士领导的国民党之手以来，这两个国家之间是有联系的。这些联系，虽然没有广为宣扬，但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这段期间，一直是存在的，其后并迅速扩大，特别是在去年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间的“十月战争”以后的几个月间。

这两个国家的关系的发展，不是一直都很平静的。在政治目标上的不同，特别是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〇年间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政治目标，不时引起问题，但是这些目标本身主要都是过渡性的，当能受继续发展两国关系的总政策的支配。

以色列所采取的官方立场，同两国关系的现实情况，有显著的差异。在国际上，以色列自一九五〇年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以来，在联合国大会里，一直都支持“惋惜”或“谴责”种族隔离的决议。这种立场到去年才改变。早些年这个政策不会严重地危及两国的关系。在一九六〇年以前，由于这个世界组织里，多数的国家继续是殖民国家，黑非洲是说不了话的。因此，这些国家谴责种族隔离的决议，都是比较温和的。

但是，一九六〇年，非洲在联合国得到了真正的发言权。以色列为了自己在外交上需要寻求非洲人的友谊，以图胜过阿拉伯国家在非洲的外交主动，所以它在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一年，开始在口头上采取更加支持非洲国家所提反对种族隔离的决议的立场。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以色列支持大会要求制裁南非的一个决议，只对其中要求将这个种族隔离国家驱逐出世界组织的一语弃权。一九六二年，以色列支持了一个类似的决议；在后来的几年中，它对反对种族隔离的决议，大都站在亚非国家集团的一边。以色列的语气，可从一九七一年以色列大使莫迪凯·基德龙向人权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的下面一段讲话节录中看出：

“显然的是，犹太人历代所得的经验，使我们必然对以肤色为基础的任何种族歧视的表现例如种族隔离加以谴责。以色列不论在法律上或事实上，都

不承认这种对人类心灵的残忍的、不公平的异常现象，也不承认这种对每个人尊严地生存的权利的粗暴侵犯。这是我们绝对反对的；而且我们不断地高声疾呼支持国际大家庭为补救对我们人类千百万人所犯的这种错误而采取的一切措施。”<sup>②</sup>

这些公开反对种族隔离的讲话，在两国间产生了某些紧张。例如一九六一年，在制裁问题表决后，南非总理亨德里克·维沃尔德博士评论说：“我们将无法同以色列维持以往一样的友谊。”<sup>③</sup> 南非外交部长埃里克·劳也在表决后对以色列出席联合国代表团说，将来如果再这样投票，会使南非对南非犹太复国主义联合会筹募的款项自由拨往以色列的许可撤消；<sup>④</sup> 这项威胁在下一年真的执行了。

以色列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也有一些对若干非洲解放运动援助的例子。例如一九六二年，以色列当时的总统本·兹维的夫人访问了扎伊尔（当时是刚果——利奥波德维尔）境内的一个安哥拉难民营。据说她曾应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人阿戈斯蒂霍·纳托博士，以色列将继续提供人道援助。<sup>⑤</sup> 一九六七年六月，葡萄牙驻莫三鼻给司令部宣布若干被俘的莫三鼻给解放阵线（莫解阵线）的游击队员，是在以色列受训的。<sup>⑥</sup>

以色列支持解放运动的最近例子是在一九七一年大为宣传的向非洲统一组织提供人道援助的提议；这一举动曾受到南非政府、南非犹太复国主义联合会和以色列国内的一些团体的强烈指责。国家宗教党——当时以色列联合政府的一个组成分子——

---

②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六日的讲话。

③ 《边区每日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下称《边邮报》）。

④ 《边邮报》，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⑤ 《进步报》，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一九六二年八月十六日。

⑥ 《边邮报》，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

的机关报《守望者报》曾批评这项提议；具有影响力的《新消息报》却评论说：“我们能够同非洲国家维持关系而不打击南非——这个国家没有做对不起我们的事。”<sup>⑦</sup>

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的非洲独立时代，对南非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是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一年间以色列国内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以色列议会第一次对种族隔离问题进行讨论。戴维·本·古里安总理就在联合国对制裁问题的表决作这样的解释：

“一九六〇年以后，我们改变态度，因为我们不想同非洲的新国家疏远。

我们知道在那里（即南非）的犹太人，不会受到很大的损害。南非政府对以色列——而不是那里的犹太人——感到非常愤怒。”<sup>⑧</sup>

两个政党在以色列议会的议员提出批评政府行动的动议；这两个政党是以色列协会党——一个从南非犹太人社区得到大量财政援助的宗教政党——和梅纳汉·贝让所领导的自由党——梅纳汉·贝让后来在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〇年入阁担任部长。

自由党今天是“莱库德联盟”——以色列国内的主要反对集团——的主要组成份子。

即使在以色列公开采取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时候，以色列国内对这个问题仍是分裂得很厉害的。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四年间在以色列外交部担任秘书长的海姆·亚基尔博士曾于一九六六年八月这样评论：“我的记忆中，对于与以色列的根本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种族隔离问题是引起最多讨论的问题。自从一九五一年以来，就是这样。”<sup>⑨</sup>

从那个时候起，讨论都是支持同南非保持密切联系的人得胜的，这些人当中，现在不但包括了右派的反对党，而且也包括了政府、工会运动和商界的重要领导人。

---

⑦ 《明星晚报》，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二日。

⑧ 迈克尔·布雷彻著：《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体系》（伦敦，一九七二年），第234页（下称布雷彻）。

⑨ 布雷彻，第145页。

### 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和共同利益的确认

一九四八年五月，马伦博士在南非的大选中击败了斯马茨元帅。他很快就对只不过是几天前才组成的以色列国给予法律上的承认，因此南非成为给予正式承认的第七个国家。一九五〇年以色列总理穆希·沙雷特访问了南非；一九五三年马伦博士访问了以色列，这是在职的西方总理中第一个这样做的。两个高级军事指挥官也访问了南非：伊加尔·阿隆，后来任副总理；穆希·达扬，后来任国防部长，他是在一九五七年前往访问的。

在体育运动方面曾有一些联系，但于一九五五年停止。贸易方面也有发展，虽然在因一九五六年三国在埃及的干预而使蒂朗海峡开放以前，贸易数额是很小的。在六十年代初期，以色列在非洲的主要商业利益是以独立国家为对象。但与南非的主要联系有两个方面。以色列很快地发展了重要的钻石琢磨工业，它的大部分供应，都是通过中央销售组织，从南非购买的。在南非的犹太复国主义联盟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资金。南非犹太人社区，虽然规模很小，但按人口平均计算，却是向以色列捐款最多的犹太人社区。

真正的推动力是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南非对这个冲突的反应显示出，对以色列的支持远超出犹太人社区的范围而推广到南非荷裔人社会的中心了。很多南非犹太人志愿地到以色列去服务，正式地担任非军事性职务，填补那些应召入伍的以色列人<sup>⑩</sup>，因此承诺留在以色列，最低限度要到十二月止。南非犹太复国主义联盟发动了捐助以色列的特别基金，募到大量捐款。据报导，单单在约翰内斯堡举行一次会议就捐到“几十万兰特”<sup>⑪</sup>，又据报导，德班的犹太人捐到了五十万兰特<sup>⑫</sup>。

⑩ 《边邮报》，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⑪ 同上，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

⑫ 同上，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

伊丽莎白港的犹太人医师飞往以色列，而当地的犹太人据报导捐到了两百万兰特<sup>⑬</sup>

可是，支持以色列的情况，在非犹太白人中间也并非不普遍。六月五日开普敦国会的一次讨论上，所有各党派的成员都显然赞成以色列的目的<sup>⑭</sup>，而反对党统一党的许多领导人，包括开普省的领导人和上议院的领导人，都出席了开普敦大犹太教堂的一次特别礼拜<sup>⑮</sup>。国会里统一党关于国防事务的发言人沃斯·罗说，南非应把以色列当作榜样<sup>⑯</sup>。约翰内斯堡威德瓦特斯郎特大学——使用英语的主要大学——的学生为以色列的马根·戴维·阿多姆医药服务处收集所捐的血<sup>⑰</sup>。

不只是讲英语的南非人支持以色列；南非荷兰人也有同样的支持热潮，只是不大宣扬而已。在荷兰改革教会——这是宗教方面为种族隔离提供“辩护理由”的来源——里都呼吁支持以色列。国民党足球联盟主席、国会议员戴夫·马雷计划举行一个五人一边的竞赛，为以色列募捐<sup>⑱</sup>。约翰内斯堡明星报说，南非荷兰人秘密社团“同胞友谊”捐出了“相当大数额的款项来援助以色列”<sup>⑲</sup>。虽然官方对这项报告没有加以证实，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联盟一位发言人，六月八日在开普敦讲到劝募基金的进展情况时说，“向本基金捐助的许多非犹太人机构中有几个是很著名的南非荷兰人组织”<sup>⑳</sup>。

南非政府在战争期间，从官方立场说是保持中立。外交部长希尔加德·马勒

---

⑬ 同上，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和八日。

⑭ 同上，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

⑮ 同上，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

⑯ 同上，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

⑰ 同上，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

⑱ 不详。

⑲ 《明星晚报》，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

⑳ 《边邮报》，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

博士在战争结束后于六月十八日在一个声明中宣布这种立场<sup>21</sup>。但是，这是一种对帮助以色列让步的中立立场。在战争期间和战争一经结束后，官方的南非输血服务机构借血给马根·戴维·阿多姆医药服务处<sup>22</sup>。一九六二年对向以色列转移金钱所加的管制（参看上文），予以放松，准许为人道用途汇拨款项，但是所有私人捐款都准许汇出而无阻碍。所牵涉的总数从来没有发表过，但据若干方面的报导，有二千一百五十万兰特<sup>23</sup>。

在联合国里，虽然官方继续保持中立政策，但是七月初在大会关于以色列兼并耶路撒冷东部和其他问题的表决中，南非都是弃权，而那是连美国都加以谴责的。据南非说，这个问题是安全理事会的责任<sup>24</sup>。所以，在六月战争期间以及战争一结束以后的期间，以色列能够依靠南非在政治上和财务上的支持。

虽然南非犹太社区在战争期间显然完全与以色列站在一边已再度发生两面效忠的旧有怪现象，但是南非运输部长八月在约翰内斯堡的一次发言中说，象南非犹太议员委员会和犹太复国主义联盟那样的正式社区机构所发表的声明已把一切怀疑都消除了。<sup>25</sup>

尽管这两个国家的国内体制及其政策各不相同，但是共同利益的确认就证明在战后期间使这两国之间已经存在的联系得到迅速发展的推进力量了。

犹太复国主义联盟主席霍维茨于一九六七年九月在其第三十次会议上发言时表示，战争的成果之一就是这两国之间的关系有了明显的改进<sup>26</sup>。有了这种新气氛，双方的联系就开始发展。对增进贸易的要求开始加多；南非犹太人社区内部为以色列募款也已加多；军事勾结的初步迹象也渐渐暴露出来。

<sup>21</sup> 同上，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

<sup>22</sup> 同上，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日。

<sup>23</sup> 同上，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

<sup>24</sup> 同上，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sup>25</sup> 同上，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

<sup>26</sup> 同上，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



### 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三年关系的发展

一九六七年七月底，约翰内斯堡一位工程师斯坦利·卡普兰发动一种运动，导致促进贸易特别小组的设立。他说，“直到现在，以色列人是从南非犹太人的观点来看南非。”“现在，……已向以色列人作出强有力的证明，整个说来南非是一个国家。现在有真正的感觉……要在技术上和商业上取得更积极的联系。……我希望见到设立一个非牟利性商业团体，在这两国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商业关系。”<sup>②7</sup>

海法地中海轮船公司两位董事于一九六七年十月访问了南非，讨论确立玉米贸易的可能性。<sup>②8</sup> 国际犹太复国主义妇女组织领导人拉亚·贾格洛姆于八月访问南非，参加犹太人的两个会议，并为以色列募捐。<sup>②9</sup>

以色列空军参谋总长英迪凯·霍德将军于十月间把六月闪电战所得的教训，对南非参谋学院作了详细说明。<sup>③0</sup> 一九六八年四月，当南非国防部长博撒就赞比亚政府支持“恐怖分子”袭击所产生的危险向该政府提出警告时，他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游击队基地进行报复的袭击，象一九六八年三月对克拉迈的攻击<sup>③1</sup>举出来作为一个例子。

这两个国家在国际一级上的不同需要，不时引起暂时性的问题。例如，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当南非代表站起来为种族隔离辩护时，以色列代表乔尔·巴罗姆就走出会场。国民党报纸黎明星期刊说：

“对以色列和南非两面效忠的嫌疑，并不是谈谈就可以了结的。（南非犹太人社区）对于以色列在联合国的行动表示出不赞同的态度是老早就应该有的。

②7 同上，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

②8 同上，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②9 《边邮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③0 同上，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

③1 同上，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

把反犹太的烟幕忘掉。”<sup>③2</sup>

犹太人社区的领导人 and 公共机构的反应，帮助了把争吵平静下来。据有些报导说，在议员委员会的内部，“大家知道有些南非犹太人觉得应该采取更坚强的路线——应该告诉以色列。它在联合国的发言是遭受反对的”<sup>③3</sup>。南非犹太时报、犹太复国主义报和犹太先锋报虽然批评国民党报界的反应，但是也对巴罗姆的行动表示遗憾。<sup>③4</sup>

在以色列，也同样对政府的立场有严厉的批评。以色列议会里一位自由中心党成员埃利泽·肖斯塔克要求早日派一位以色列大使返回南非并在国土报上登广告谴责巴罗姆先生<sup>③5</sup>。一位以色列主要战士海姆·赫佐格准将也发言要求采行新的政策：“法国继续对比勒陀利亚供应坦克和飞机而不怕对黑人非洲的影响力受到危险；为什么以色列就怕失去非洲国家的支持而对南非采取这种立场呢？”<sup>③6</sup>数目日益增多的团体和有影响力量的个人都赞成这个见解。

可是，贸易方面的发展仍然继续不已，不因政治上的争论而受扰乱。例如，一九六七年十月中，乘以色列航空公司前往南非的六位实业家中有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副主任和主任工程师。在访问期间，他们参观了南非阿特拉斯飞机工业公司的工厂。他们还讨论是否可能把短距离起飞降落的多种用途的以色列新型飞机——阿拉瓦型——运到南非作试飞示范表演。<sup>③7</sup>

以色列工商部的一位代表哈里·沃伦堡在年底被派到南非作为为期四个月的访问。<sup>③8</sup>

③2 同上，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③3 同上，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③4 同上，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

③5 同上，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

③6 《国土报》，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

③7 《约翰内斯堡星期日时报》，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

③8 同上，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

## 一九六八年

一九六八年一月里绍斯塔克组织成了以色列南非友谊联盟，其成员包括政客、地方议员和商人。<sup>③⑨</sup> 绍斯塔克保证他的组织将为两国间的贸易的增长和关系的进一步改进而努力，三月里《边区每日邮报》能够报道：“增加以色列、南非和东部非洲之间的贸易的计划正由以色列加以研究，以色列盼望大为增加出口和进口”。<sup>④⑩</sup>

同绍斯塔克的集团并行，南非基金会——致力改进南非在外界的声望的一个商人组织——组织成了一个以色列南非亲近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已离开以色列武装部队出任驻南非以色列航空公司经理的埃弗赖姆·舒纳上校和本古里安的拉非党发起人什洛马·皮尔博士，和一九六五年离开以色列在南非定居的该党全国理事会的一名理事。<sup>④①</sup> 该委员会最初采取的行动之一是安排博撒与希蒙·佩雷斯之间的聚会，佩雷斯在当时是以色列劳工党的秘书长和以色列议会的重要的外交和安全委员会的委员。<sup>④②</sup> 现任国防部长的佩雷斯是在一九五九年成为以色列议会的议员的。他曾于一九四九年指挥以色列海军，一九五二年被任命为国防部的司长。在他的访问期间，他声明：“我们当然观点不同，但是我们的关系好极了。” 他当时说他相信自从六月战事以来关系“略有改进”，并谓这是由于南非在战争期间所采取的立场的结果。<sup>④③</sup>

基金会的委员会各委员的进一步活动是参加一九六八年四月在耶路撒冷举行向商人募款并激励同以色列的贸易的“百万富翁会议”。开普敦的戴维·苏兹曼被

---

③⑨ 《边邮报》，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④⑩ 同上，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日。

④① 《民族月刊》，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刊物，一九七〇年四月号。

④② 同上，一九七〇年四月号。

④③ 《边邮报》，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委派为这个会议的南非区域委员会的主席，并有许多其他南非商人出席了会议。<sup>④④</sup>

一九六八年的年中，还有以色列在联合国的另一次讲话引起了关系上的小波折。新的以色列代表约瑟夫·特科阿在大会上发言说南非违反原有的国际联盟委任统治的规定丢掉了它管理纳米比亚的权利。<sup>④⑤</sup>以色列议会内的自由中心党领导人什穆尔·塔米尔和他的同僚绍斯塔克当时都在南非，做以色列南非委员会的宾客。<sup>④⑥</sup>他们对于特科阿的讲话拒绝发表意见，<sup>④⑦</sup>但是马勒博士在开普敦的议会里发言批评了特科阿的讲话，他说“以色列想要讨好黑种人非洲”。但是他继续说，可能派南非外交使节驻特拉维的问题正在考虑中。<sup>④⑧</sup>

同时，好望角州内国民党的机关报《公民报》专为以色列南非关系的问题写了一篇社论：

“以色列和南非的命运相同。二者都从事于争取生存的斗争，二者都在与联合国内的决定性多数经常冲突。二者都是这区域内的可靠的力量中心，如无他们那么这个区域就会陷于反西方的无政府状态。以色列抑制她的敌人——这也是我们自己的最恶毒的敌人——得到成功是对南非有利的；假如因为南非的控制被破坏，绕过好望角的航路不通，那么以色列就会陷入四面楚歌声中。反西方的各国已将以色列和南非驱入一种患难相共的境地，对于这点与其否认不如利用。”<sup>④⑨</sup>

---

④④ 《边邮报》，一九六八年四月五日。

④⑤ 同上，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④⑥ 《星期日快报》，约翰内斯堡，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④⑦ 《边邮报》，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④⑧ 同上，一九六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④⑨ 《公民报》，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商务关系和日益增加的文化关系的发展在这一年期间继续扩大。塔米尔和绍斯塔克在离开南非时宣称他们“促进以色列与南非之间的更深切的了解和更紧密的合作的努力受到了普遍的欢迎”<sup>⑩</sup> 一九六八年被任命为以色列贸易专员的阿米太·本约瑟夫曾表示希望以色列能够从南非输入羊毛、石棉、工业用钻石和金属并向南非提供纺织品、衣服、化学制品和药品。<sup>⑪</sup>

商务关系的新扩张的一个例子是八月下旬在开普敦和约翰内斯堡举办的《以色列时装展览周》。这是以色列在南非境内办的首次重要时装推销工作，由以色列出口研究所于其时装中心主任鲁斯·金梅尔少校的领导下筹办的。这一星期展览的结果，直接贸易成交获得了350,000兰特，当时预计全部总数将达500,000兰特。<sup>⑫</sup>

另一例子是以航所办的来往南非空运的增加。“以色列与南非之间的贸易自从六月战事结束以来增加了一倍，空运在这种增长中占日益更加重要地位”，这是《边区每日邮报》的航运新闻记者比尔·普林斯鲁的报道。<sup>⑬</sup> 因占领西奈半岛才可能有的较短航线的开办，以航的客运增加了百分之一五五。<sup>⑭</sup> 前往以色列的南非游客在一九六七年期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sup>⑮</sup> 而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里以航开办了从利达至约翰内斯堡的新的每星期一次班机飞行以应空运需要。<sup>⑯</sup>

---

⑩ 《美国犹太年鉴》一九六九年，第455页。

⑪ 《今日新闻》，南非大使馆（伦敦）出版，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

⑫ 《边邮报》，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六日和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三日。

⑬ 同上，一九六八年八月一日。

⑭ 《以色列银行年度报告》，一九六八年，耶路撒冷（英文版），第306页。

⑮ 同上，第298页。

⑯ 《边邮报》，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在文化方面，过去在一九六一年曾访问南非的卡尔蒙以色列歌唱团和舞蹈团以及喜剧演员西蒙·德兹甘都在七月和八月里访问了南非。<sup>⑤7</sup> 政府无线电台以色列广播电台的对外广播部主任杰弗里·维戈德博士访问了南非六个星期。<sup>⑤8</sup>

前往访问的其他以色列人中有吉迪恩·豪泽，他是属于小的独立自由党的以色列议会议员、联合政府中的一个搭档，曾任司法部长，<sup>⑤9</sup>和来做犹太复国主义联合会的宾客的尤其·纳尔基斯将军。<sup>⑥0</sup>

在这一年期间，两国之间的贸易比一九六七年的水平增高得相当多。从以色列至南非的出口从400万美元增至570万美元，增加百分之四十以上，同时南非的出口从340万美元增至520万美元，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尽管在这一年内以色列与埃塞俄比亚的贸易增多，上述的增加仍足以使南非取得在非洲大陆上的以色列的主要贸易国的地位。<sup>⑥1</sup> 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贸易协会的成立——那就是以色列南非贸易协会，由从南非来的出席百万富翁会议的代表们所组成。莫里斯·卢布纳担任主席。<sup>⑥2</sup>

贸易扩张在下一年，一九六九年，继续进行，同时还有更重要的以色列人访问南非。在这一年的年初，委派了以色列使馆的一个新首长，迈克尔·迈克尔，他的官职是代办，个人拥有大使头衔，曾任以色列外交部要职许多次。<sup>⑥3</sup> 在宣布任

---

⑤7 同上，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九日和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

⑤8 同上，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七日。

⑤9 同上，一九六八年九月九日。

⑥0 同上，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⑥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贸易倾向》。

⑥2 《美国犹太年鉴》一九六九年，第454页。

⑥3 《明星晚报》，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

命的一天，约翰内斯堡明星晚报的记者在从特拉维发出来的评论中报道：赞成迅速扩张与南非的联系的人和反对者之间的争执已经解决了：“以色列今后将与南非维持更密切更充分的联系。亲南非的一派似已占了上风”。<sup>64</sup>

《南非犹太时报》的前营业部门经理哈罗德·布卢姆伯格在一月里被委派去担任特拉维夫的以色列出版公司的一个职位。他说他的作用是通过这公司刊行的出版物帮助扩张贸易。<sup>65</sup> 他得到了驻南非的以色列代表的活动的协助。举例来说，五月里阿米塔·本约瑟夫对约翰内斯堡的执行人员协会的一次会议说：南非商人能够很容易将他们对以色列的出口增加一倍，并敦促他们同以色列公司举办各种合办计划。<sup>66</sup> 六月里以色列南非贸易协会指明将有十七名南非商人在六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九日期间出席在以色列设立的经济咨询会议的首次会议，会议将由以色列南非贸易协会主席莫里斯·卢布纳担任主席。<sup>67</sup>

八月里在南非举行了以色列展览周系列中的另一次。据以色列政府的以色列展览周部门的主任罗埃尔夫人说，“南非的壮举到现在为止是规模最大的”。<sup>68</sup> 它的主持者是巴扎拉、约翰·奥尔、格里特曼斯和加利克斯等南非公司，一部分是由以色列南非贸易协会筹办的。约翰内斯堡的展览周的开幕典礼的参加者有以色列工业部的副司长阿丁·塔尔伯，他强调了相互贸易的促进工作的现有范围。参加者还有南非的副经济部长。<sup>69</sup>

---

<sup>64</sup> 同上，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

<sup>65</sup> 《边邮报》，约翰内斯堡，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sup>66</sup> 同上，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sup>67</sup> 同上，一九六九年六月六日。

<sup>68</sup> 同上，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二日。

<sup>69</sup> 《美国犹太年鉴》一九七〇年，第535页。

部分属于政府的以色列航运公司“齐姆”，它于八月初宣布将经由其子公司“金星轮船公司”为南非——日本线提供四条船。它并说以色列——南非线上的运量自六月战争以来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而澳大利亚——埃拉特的航行将予延长，包括在德班停泊。<sup>⑦①</sup>齐姆的远东部主任卡梅尔·哈科恩不久之后访问了南非，来“研究港口情况，和调查扩大南非——以色列贸易的可能性，对于这一点，由于这里（南非）的巨大发展，他相信机会相当大。”<sup>⑦①</sup>

由于一九六八年两国间的旅游业迅速增长，以色列旅游部总干事迈尔·德·沙利特于十月间访问了南非，在非洲大陆设立了第一个以色列政府旅游办事处，由阿弗拉姆·马诺尔主持。<sup>⑦②</sup>

这一年內，访问南非的以色列重要政治和军事人物的数目也有增加，其中最著名的有前总理本·古里安和前情报头子海姆·赫佐格。他们两人都是为了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发起的募款呼吁，于五月间前来的，这项呼吁的目标是要在这一年內募集2,500万兰特。在访问期间，本·古里安同沃斯特总理举行了讨论，陪同参加的有约瑟夫·戈兰上校，他曾任驻法国武官，刚于一九六九年一月从以色列陆军退役。赫佐格本人亦最近从陆军退役，他被描述为“现在正为以色列的重要金融机关担任文职工作”，<sup>⑦③</sup>但仍与军事单位密切接触。另一位访客是阿伦·多龙将军，他以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的客人的身分于八月间到达。当时他是特拉维夫大学的执行副校长，他在六月战争期间曾任特拉维夫民航司令。<sup>⑦④</sup>

<sup>⑦①</sup> 《边邮报》，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二日。

<sup>⑦②</sup> 同上，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日。

<sup>⑦③</sup> 同上，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sup>⑦④</sup> 同上，一九六九年五月十日。

<sup>⑦⑤</sup> 同上，一九六九年八月八日。



一份极有影响力的国民党报纸《祖国报》在一篇欢迎本·古里安的社论中说：

“以色列在中东的生存是我们安全的基本部分……如果我们的犹太裔国民肯听从我们的重要访客前来所作的要求——帮助建立以色列——那么他们的捐助也就是对南非安全作出贡献。”接着它又说以色列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意味着南非获得“很大的物质以及战略利益。”<sup>⑦⑤</sup>

十一月，以色列飞机制造公司指定一家南非公司“普拉科”为其新出产的、定期于一九七〇年八月交货的十人座高级人员海军准将型喷射机的分销代理。<sup>⑦⑥</sup>为在一九六七年底已经建立的联系增加了一个更正式的基础。

贸易在一九六九年也有更快的增加。以色列向南非的出口从570万美元跃升到820万美元，而从南非的进口也从520万美元跃升到580万美元。<sup>⑦⑦</sup>

### 一九七〇年

从一般可靠来源获得的军火贸易的第一次报导是在一九七〇年初收到的。犹太电讯社从伦敦发出的一项报导说：

“南非政府已经安排向以色列输出坦克，标志了它们合作的新阶段。南非坦克是一个65吨的庞然大物，装配着重大炮，而且是依照英国新坦克的模型设计的。这显然是指英国的“酋长”型坦克，以色列一直试图向大不列颠购买这种坦克。”<sup>⑦⑧</sup>

⑦⑤ 《犹太电讯社》，一九六九年五月六日。

⑦⑥ 《边邮报》，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⑦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贸易倾向》。

⑦⑧ 《犹太电讯社》，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日。

第二天，该社又报道：

“以色列外交部对南非向以色列运送武器的指控未加评论……这项指控是星期日提出的，说南非政府计划向以色列输出65吨的巨型坦克。”<sup>79</sup>

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特科阿于二月二日送给当时安全理事会主席一封信，否认第一次报道的内容，但未提及他的政府不愿意就这件事发表评论。<sup>80</sup>

在犹太电讯社关于坦克的报道后不久，以色列妇女军团司令奥特拉·利维上校访问了南非。她由主管耶路撒冷自治市对外关系的塔马尔·伊谢勒夫人陪同；这两人前来对“发动一九七〇年妇女犹太复国双年运动”作为为期三周的访问。<sup>81</sup>四月，丹·兰勒尔准将为了参加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会议，访问了约翰内斯堡，<sup>82</sup>而在那年年底，第十九届南非犹太复国主义妇女组织双年大会第一次在以色列召开。会中发表讲话的人有旅游部长穆希·科尔和前任空军司令埃泽·韦斯曼将军。<sup>83</sup>

买卖飞机的准备工作继续在进行。以色列飞机制造公司于四月间派遣一个销售队到南非和莫三鼻给去表演海军准将型飞机。<sup>84</sup>投资也有了增加。七月间，南非的半国营的工业开发公司同以色列外贸银行经理戴维·戈兰签署一项协定，给予担保1,700万兰特贷款额，协助提高了南非向以色列输出的资本的水平。<sup>85</sup>

十月间，南非非洲盖特控股公司的一家子公司钢管工业公司以250,000兰特将一个螺旋钢管厂卖给海法的中东铁管公司，并在该以色列公司取得一份股权。<sup>86</sup>

<sup>79</sup> 同上，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日。

<sup>80</sup> 乔治·图迈赫，《邪恶的联盟——以色列和南非》华盛顿，阿拉伯国家联盟（日期不详）。

<sup>81</sup> 《边邮报》，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九日。

<sup>82</sup> 《约翰内斯堡星期日快报》，一九七〇年四月五日。

<sup>83</sup> 《明星晚报》，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七日。

<sup>84</sup> 《约翰内斯堡星期日快报》，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九日。

<sup>85</sup> 《边邮报》，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五日，和《南非金融公报》，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七日。

<sup>86</sup> 《明星晚报》，一九七〇年十月三日。

一九七〇年底，南非犹太民族理事会机构南非犹太代表理事会的官方机关报《犹太事务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南非与以色列相似性的文章，称：

“以色列和南非在中东和更南边有一个基本的利益社区，这个论据确实不错。这是没有什么秘密、也不是邪恶的。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稳定关系，自一九六七年战争以来，比任何时候都更密切，它无论是同它们的地理和战略位置、反共产主义的看法和同它们国家存在的一切现实性都是不可分的……简言之，两国的命运在很多方面是不同的，但在它们存在的许多基本条件中却又如此相似。这种交织的深刻意义绝非敌人宣传者所能想象，也不是他们高兴见到的。”

该文作者接着审查了南非在非洲大陆推行的新“对外政策”，并且也在这方面指出了以色列和南非利益的共同性。

“以色列和南非的利益不仅在非洲大陆的东部边缘会合，并且在大陆本身中心更确实地会合。两国分享寻求它们的援助和合作的两亿非洲人中的物质和社会发展的利益……以色列和南非所走的路线在七十年代一定的是在非洲的土壤上汇合并且在更遥远的未来，更会汇合在一起。它们相遇时所发生的问题不是而且也从来不是竞争，而是相得益彰。”<sup>⑧⑦</sup>

这种利益一致的明白表示——代表理事会的官方机关报内的表示——是南非犹太社区领袖觉得他们自己应与南非政府政策一致到什么程度的表示。如果最初以色列对南非的政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对南非犹太社区前途关心，后来变得很明显，南非犹太社区在将以色列政府转变成越来越公开地支持这个种族隔离政府本身的立场方面，曾经发生了不小的作用。

事实上，一些南非犹太人批评扩大关系进展得还不够快这个事实。例如马雷法官，他在一九七〇年初曾在以色列军事移民点住过一些时，告诉《边邮报》驻耶路撒冷的记者说：“使我担心的是南非与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sup>⑧⑧</sup>

⑧⑦ 《犹太事务报》，一九七〇年十一月。

⑧⑧ 《边邮报》，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七日。

在以色列这方面，除了商务发展之外——正当国际体育和文化活动抵制南非达到高潮的时候——还开始展开体育和文化方面的联系。八月里，以色列爱乐交响乐团的两名重要音乐家到约翰内斯堡去演奏。<sup>⑧9</sup> 当戴维斯杯会议在伦敦讨论罗得西亚和南非的参加问题时，以色列草地网球协会拒绝行使其代理投票权。<sup>⑨0</sup>

一九七〇年末，新的以色列贸易领事，迈克尔·拉姆，预测南非对以色列的出口额会从450万兰特迅速增长到2,500万兰特，并有一个以色列访问团与若干南非生产销售理事会进行讨论。<sup>⑨1</sup> 开普省塞里斯的市长派遣其消防队和市议会人员到以色列的拉马特干市去，据说是去从事“消防和民防方面的紧急训练”，并特别提到在发生民事紧急情况时这两方面的联合行动——这是当非洲人起义时在南非可能发生的情况。<sup>⑨2</sup>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以色列的塔迪兰公司开始与南非的富克斯有限公司进行讨论，以准许富克斯公司在南非许可下生产精密电子设备。<sup>⑨3</sup> 塔迪兰公司部分属于以色列国防部，当时销售量有百分之四十售给以色列军方。

从该年年底的贸易统计上再一次反映出相互关系的增长。一九七〇年，以色列对南非的出口额数达1,070万美元，从南非的进口额是1,020万美元。对南非的出口额占该年对非洲其他地区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五，从南非的进口额比前一年跃进了580万美元，也就是说，以色列从南非的进口额儿近从非洲其他地方进口额的一半。<sup>⑨4</sup> 这些数字，和通常一样，不包括从南非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钻石贸易所得的汇款。

<sup>⑧9</sup> 同上，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一日。

<sup>⑨0</sup> 同上，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七日。

<sup>⑨1</sup> 《南非新闻评论》，由南非基金会出版，伦敦，一九七〇年十月至十一月。

<sup>⑨2</sup> 同上，一九七〇年十月至十一月。

<sup>⑨3</sup> 同上，一九七〇年十二月。

<sup>⑨4</sup>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贸易倾向》。

旅游业与贸易同时增长。根据以色列旅游部副部长，伊斯雷尔·朱利尔所说，该年南非到以色列的旅客增加了百分之十一。<sup>④5</sup>

### 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一年，以色列对非统组织解放委员会的提议暂时使关系紧张起来。但是在商务一级，关系仍继续增长。一月里，第一个南非贸易团出发到以色列去。该团是以色列南非贸易协会，会同以色列领事馆组织的，由工业联合会和半国营的工业发展公司领头，并由南非若干最大的重型工程、建筑铸造和铸工公司的代表组成。标准银行和巴克莱银行也参加了该团，其目的是要保证一九七〇年给予以色列的贷款会被充分运用，并使贸易能在增长。<sup>④6</sup>

二月里，非洲—以色列投资公司——当时有百分之二十五属于南非投资者的一家以色列的主要公司，与工业发展公司联系，共同为委内瑞拉的一个建筑工程筹供资金。该公司也计划伸展入南非的保险方面。<sup>④7</sup>三月初，以色列南非贸易协会赞助的一个以色列代表团到达南非。<sup>④8</sup>

五月初，以色列总领事昂纳在约翰内斯堡的以色列独立日大会上说，两国的关系比以往更密切更巩固。

“如果我们不能克服我们之间的差异的话，就不能维持这种良好的关系。相反的，自由而公开地讨论我们同意的事情，以及不同意的事情；能改善气氛增进对彼此问题的了解。”<sup>④9</sup>

几乎同时，一家以色列银行派出第一个常驻南非的代表。受以色列三大银行之一的劳工银行控制的贾费特银行——创立于一九三三年，是以色列最老的银行之一——派了埃弗雷姆·弗罗因德作驻南非代表。他的任务是促进贸易方面的联络，

<sup>④5</sup> 《边邮报》，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日。

<sup>④6</sup> 《南非金融公报》，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sup>④7</sup> 《边邮报》，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sup>④8</sup> 《巴格达观察家报》，一九七一年三月十日。

<sup>④9</sup> 《边邮报》，一九七一年五月三日。

特别是在碱性矿物，制成品和半制成品方面，通过国外公司提供资金以促进南非对以色列的出口，给予关于在以色列投资可能性的情报，包括联合资金计划方面的情报，并提供关于兑换问题的意见。<sup>(100)</sup>

五月底，南非政府宣布进一步激励贸易的办法。它放宽了对南非公司在以色列的直接投资的控制，新的最高限额为1,000万兰特。一般预期只要初期投资造成了更大的需要，这个最高限额还会再度提高。《南非金融公报》评论说：

“这项行动被看作是为鼓励南非资本向以色列“出口”而进一步放宽的先兆。这种发展是紧接着其他几个强调南非和以色列日增的贸易与经济关系的行动而来的。《金融公报》了解到这笔贷款中（即一九七〇年七月安排的贷款）大多数都已签署，在今年初一个由以色列驻南非领事馆所组织的南非贸易代表团访问以色列主要中心之后，对这笔贷款的需求更特别大……这项最近发展的意义就是南非政府首次正式鼓励南非公司进一步在以色列投资。”

该杂志也相当详细地叙述了已作的投资，包括在海法的“非洲大门”投资，和开普敦的德西雷服装公司集团在以色列设立的塞西尔针织纺织企业。<sup>(101)</sup>

继放宽控制之后，很快地在六月初，工业发展公司就安排了一笔新的美元贷款，是这一年的第二笔贷款，数值1,490万美元，用来推动南非向以色列的出口。<sup>(102)</sup>

对以色列来说，同南非贸易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这可以由一九七一年七月透露的消息中看出，据说从一九七一年中起，南非与莫三鼻给将供应以色列所需糖的三分之二，<sup>(103)</sup>十月里，齐姆的卡梅尔·哈科恩在一次访问中透露，从南非到日本的新

<sup>(100)</sup> 《南非文摘》，外交部出版，普雷托利亚，一九七一年五月七日。

<sup>(101)</sup> 《南非金融公报》，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sup>(102)</sup>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九七一年六月五日。

<sup>(103)</sup> 《金融时报》，伦敦，一九七一年七月六日。

的直接航线，将由金星船公司按月往返行驶。<sup>⑩④</sup> 同样的，根据以色列旅游部副部长，伊斯雷尔·朱利尔所说，过去几年游客的增加仍然在继续中。他到南部非洲去参加在斯威士兰举行的南非旅行社协会会议，并在南非停留两星期，他说一九七一年一月到六月的数字比一九七〇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sup>⑩⑤</sup>

以色列政府仍然对公开承认关系的存在感到局促不安。一九七一年四月三十日，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苏兹贝格引述沃斯特总理的话说：

“我们谅解并同情以色列的立场和问题。他们和我们一样必须对付恐怖主义者渗入其国境，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有决心毁灭他们的敌人。”

苏兹贝格对该两国之间军事勾结的报告最使以色列苦恼。他说南非正在制造，由以色列设计，得比利时许可的尤济轻机枪，他又说，据“完全无法证实”的传言，以色列把通过间谍活动取得的法国海市蜃楼式战斗机的蓝图给了南非。他又说有人正式告诉他，六月战争期间，有一个南非代表团飞到以色列去研究武器使用和闪击战术。后来，以色列广播电台报道说，外交部长阿巴·埃本否认关于尤济机枪的事。<sup>⑩⑥</sup>

不管以色列如何否认，五月里以色列提议卖三架飞机给南非空军替换在特布尔山坠毁的飞机就证实了以色列企图发展军火贸易。虽然这个提议未经证实，但在德班发生的一艘希腊小货船上失火的事件却证实了它们的勾结。这条船——安东尼奥斯·温托里奥斯号，从埃拉航行到德班，载有高度爆炸性的货物。在大部分货物卸下后发生的失火事件，使大家知道其货物的性质。<sup>⑩⑦</sup>

<sup>⑩④</sup> 《边邮报》，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sup>⑩⑤</sup> 同上，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日。

<sup>⑩⑥</sup> 以色列广播电台，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

<sup>⑩⑦</sup> 《边邮报》，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

以色列对非洲统一组织的提议，本来以为会减少各种关系。然而即使在辩论达到高潮时，以色列官员仍访问了南非；在以色列撤消这项提议以后，两国的主要议会议员也到彼此的国家互访。耶路撒冷副市长梅纳汉·波鲁什博士和以色列议会中的以色列正教成员在六月间到南非访问筹款，<sup>⑩</sup> 当时以色列外交部助理部长格申·阿夫纳也于六月初在南非参加筹款运动。<sup>⑪</sup> 九月间，埃利泽·肖斯塔克到南非作了看来象是一年一度的访问，以设立以色列—南非友谊联盟南非支部；这国联盟是由以色列学生旅行联合会的什洛莫·皮尔博士领导的，他也是南非基金委员会的一位成员。<sup>⑫</sup> 十月底，梅纳汉·贝让访问了南非，并同沃斯特总理进行了讨论。根据关于这次会议的有一项报道，沃斯特“表示深切了解以色列的立场，并宣布他希望南非和以色列之间建立友谊”。<sup>⑬</sup>

南非参议院副主席波特吉特和议会的两位成员，国民党的詹森博士和统一党的费希尔博士，应以色列议会的邀请，一起在十月间去作了短期访问。<sup>⑭</sup> 这是几年来南非议会议员首次到以色列访问。

违反体育抵制的情事仍继续发生。有一个以色列官方柔道队在十一月间访问了南非，这是访问南非的第一个国际柔道队。<sup>⑮</sup> 七月到八月间，以色列最好的篮球队，马卡比·特拉维夫队访问了南非，和包括南非“代表”队在内的全白人球队作了比赛：它是自从一九五五年以来首次到南非访问的以色列篮球队。<sup>⑯</sup> 有两

---

⑩ 《犹太纪事》周刊，伦敦，一九七一年六月十八日。

⑪ 《明星晚报》，一九七一年六月五日。

⑫ 《边邮报》，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五日。

⑬ 《犹太纪事》周刊，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五日。

⑭ 《边邮报》，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一日。

⑮ 同上，一九七一年九月一日。

⑯ 《今日新闻》，一九七一年八月三日。



位以色列运动员也于十一月底参加了在开普敦召开的多种族体育竞赛：他们是在南非参加比赛的最先两个以色列运动员。<sup>①⑤</sup>

这一年的文化交流包括由特拉维夫大学瓦迪教授率领的、从以色列到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去研究该国社经和社政组织的研究团的一次访问。他们是温得和克扶轮社请去的。<sup>①⑥</sup>

### 一九七二年

一九七二年，各种联系继续扩大。这一年內最引起注意的事是南非于三月初宣布决定在特拉维夫派驻第一个外交使馆。曾任南非驻罗安达总领事和驻纽约总领事的查尔斯·平钱在四月间和范尼克尔克一起被派去开设办事处。虽然南非政府拒绝正式说明这项决定，什洛莫·皮尔博士却表示欢迎此事。他说：“早就应该这样……以色列想必是考虑到驻节于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的亚非各国使馆，可能还有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使馆，会有不利的反应。以色列接受了南非的要求，就是表明它珍视与南非的密切关系。”<sup>①⑦</sup>与南非政府想法接近的《德兰士瓦人报》编辑卡雷尔·诺夫克在约翰内斯堡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指出，他相信南非和以色列已经同意，在以色列与黑色非洲建立联系以前，南非暂不在特拉维夫开办办事处。<sup>①⑧</sup>

---

①⑤ 《来自南非的报告》，南非大使馆，伦敦，一九七二年二月。

①⑥ 《温得和克广告者报》，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一日。

①⑦ 《边邮报》，一九七二年三月十日。

①⑧ 同上，一九七二年三月十八日。

四月间宣布了将有一个新的南非贸易团赴以色列，当时以色列驻约翰内斯堡的贸易顾问说约翰内斯堡市商会将派出一个代表团在十一月间访问以色列，以巩固增长中的贸易。<sup>①⑨</sup>

六月间，南非的水政及林业部长斯蒂芬纳斯·博萨到以色列访问，研究以色列的保持水源方法，并与以色列的水政部长举行了会谈。他在到达以色列时，向记者们说他希望在这一方面与以色列合作。<sup>②⑩</sup>

五月间有一个双方增加合作的迹象出现：南非副警察厅长丹尼·贝斯特将军在一篇声明中说，他期望建立一项有效的引渡手续。<sup>②①</sup>事实上在一九六〇年已签过一个条约，不过从来没有援用过。在一九七二年一月南非的西达雷尔金融公司倒闭之后，总经理逃到以色列去了，次年，据概略估计，在过去四年半内“至少有三十三个人”逃离南非，拖欠了数达几百万兰特的债务。“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目前在以色列”。<sup>②②</sup>贝斯特将军在一九七二年是失望了，但是不会太久。

一九七二年一整年，财政关系继续增长。特拉维夫国民银行的分行纽约国民银行参与由欧美银行带头的一个银行团在一九七二年六月间为南非财政部筹措了一笔五千万美元的秘密贷款。国民银行的摊额为二百万美元。<sup>②③</sup>九月间，一位以色列工程师乔·塞里和南非的布雷斯特电动机金属厂一道在一家新公司：汽车配件工业公司投资了二十五万兰特，说明了现金是双向对流的。

贸易在年终时下降了；以色列向南非的输出总值降到六百万兰特，来自南非的

---

①⑨ 约翰内斯堡电台，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九日。

②⑩ 《科威特时报》，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三日。

②① 《星期日时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二年五月七日。

②② 《约翰内斯堡星期日快报》，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日。

②③ 《法兰克福文献》，纽约全国教会理事会资料中心，资料中心简报，一九七三年七月。

输入总值降到七百五十万兰特。据说下降的原因是限制进口的规定。<sup>(124)</sup>

一九七二年间曾有几访问。前以色列驻丹麦大使埃丝特·赫利茨应犹太复国主义者妇女委员会的邀请在年初到南非访问了一个月。她在开普敦的一次议会议员集会上讲了话。<sup>(125)</sup>同一段时间内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妇女组织主席拉亚·贾格洛姆也在南非协助筹款活动。<sup>(126)</sup>

一个由以色列官方派出的妇女组织网球队在三月间到南非访问，参加联邦网球杯比赛。这在以色列是首次参加。<sup>(127)</sup>

### 一九七三年

一九七三年初后，各种商业的联系再度增加了。一月间，国民银行在约翰内斯堡设立了一个代表办事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贸易和投资。<sup>(128)</sup>

一九七三年初，在政治方面也出现了显著的新进展。在四个非洲国家继乌干达的领头行动决定与以色列绝交以后，以色列交通部副部长加德·雅阿可比应当地犹太社区的邀请访问了南非。自从六月战争以来，他是第一个访问南非的现任部长。当时虽未发布任何官方会议报告，但是约翰内斯堡方面报称曾经讨论以色列航空公司仍想要一条经过南非到南美去的航线。<sup>(129)</sup>时事评论员指出：这次访问证实以色列认为它的非洲政策已经失败，因此它和南非的联系可以更公开了。

二月间，路透社特拉维夫消息称：以色列要在这年内取道埃拉特港从南非输入四万吨水泥，第一批货定于月底前到达。<sup>(130)</sup>

<sup>(124)</sup> 《星期日时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七日。

<sup>(125)</sup> 《开普敦守卫报》，一九七二年三月六日。

<sup>(126)</sup> 《明星晚报》，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sup>(127)</sup> 《犹太纪事报》，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sup>(128)</sup> 《南非金融公报》，一九七三年一月五日。

<sup>(129)</sup> 《犹太纪事报》，一九七三年二月二日。

<sup>(130)</sup> 路透社，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

在体育运动方面，来自南非的一百二十名运动员参加了七月间在以色列举行的马卡比运动会，这个运动会的举行是为了纪念以色列建国二十五周年。<sup>⑬</sup>

十月战争的前几个月，人们发现不少以色列要员访问南非。最重要的一位是前任驻美大使拉宾，他代表以色列联合募捐运动在五月间访问该国，进行了十天的募捐活动。<sup>⑭</sup>

犹太教大法师施洛默·戈伦于八月间访问南非，拜会了国防界的要员，包括国防部长博撒，和南非军总司令比尔曼海军上将。他又曾与富歇总统商谈。<sup>⑮</sup>穆希·达扬的前妻鲁思·达扬也曾于三月间访问南非，进行募款活动。<sup>⑯</sup>

有来就有往。九月间，南非内政部长康尼·马尔德前往以色列作“非官方访问”，并会见了外交部长阿巴·埃本和以色列内政部长约塞夫·伯格。<sup>⑰</sup>十月初，当扎伊尔蒙博托·塞塞·塞科总统决定与以色列断交的时候，他特别提到马尔德的访问是使他作出决定的一个因素。当新闻部长埃什尔·卢迪于九月间访问以色列的时候，<sup>⑱</sup>消息透露出来，八月间另一位访客“最近”也访问过以色列，其实就是南非国家安全的头子亨德里克斯·范登堡将军；这一访问到九月时才透露出来。在接受新消息报的拉斐尔·巴山的一次访问谈话中，范登堡说：

“我最近去过以色列一趟，极为愉快。回来后我跟总理说，只要以色列不垮，我们就有希望。以色列要是被摧毁——这是天理所不容的——那南非

⑬ 参看 A/9022 号文件，第 120—121 段（英文本）。

⑭ 《边邮报》，一九七三年五月十日和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四日。

⑮ 《明星晚报》，一九七三年八月十八日。

⑯ 《边邮报》，一九七三年三月三日。

⑰ 《明星晚报》，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二日，《第三世界报道》，伦敦，一九七三年十月。

⑱ 《直言报》，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

就要面临灭亡的危险。”<sup>(137)</sup>

那次访问的目的未经公布。

还有一个次要的访问，是约翰内斯堡的市长本苏桑博士和他的夫人进行的。<sup>(138)</sup>

商业方面的联系在十月战争爆发前几个月间有显著的增强。六月间有一项特别重要的声明。出席百万富翁会议的南非代表团团长本杰明·温斯坦透露了一个供南非各公司利用以色列来逃避非洲国家制裁措施的计划。他在耶路撒冷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中说，有一家南非公司要向一间以色列工厂投资400,000英镑，制造棉印花布。他说产品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将用于南非和前高级专员管辖领土内的非洲人市场。其余则计划销往非洲大陆的其他地方。他说：“以色列可作为南非各公司无法直接向非洲供货时的一个有用的基地”，他又说这个纺织厂只是这条通道上进行着的六、七个计划中的一个，另有两个计划已经达成协议。他说南非商人有意在以色列投资到达该国政府规定的最高限额。<sup>(139)</sup>

以色列工商部部长海姆·巴尔·列夫将军出席了记者招待会，他告诉新闻记者以色列对南非的投资有所保留，但这种保留并未把这个纺织业的计划包含在内。

前一个月份即五月间，又公布了一项重要的商业交易。新设了一家库尔钢铁公司负责销售钢铁给以色列。这个公司的百分之五十一由库尔工业公司所占有，库尔工业公司是犹太劳工总会（Histadrut）所拥有的重工业集团；南非钢铁公司则拥有百分之四十九的股权。库尔钢铁公司的协议，五月间即已达成，到九月间才透露出来，<sup>(140)</sup> 这项协议所涉官方批准资本股额达一百万兰特左右。

---

<sup>(137)</sup> 《新消息报》，一九七三年八月十六日。

<sup>(138)</sup> 《边邮报》，一九七三年六月一日。

<sup>(139)</sup> 《前卫周刊》，一九七三年六月二日。

<sup>(140)</sup> 《星期日时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六日。

五月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南非有一个十五人组成的住房访问团到以色列研究建设新城市、都市重建计划、紧急造房计划、和工业化造房各方面的方法。这个访问团由韦布博士带队，他是另一个半国营机构南非科学和工业研究理事会的全国造房研究组的主任。<sup>(41)</sup>

那年后期又透露出另一件规模较小的商业交易，以色列的沙巴尔工程公司和南非电力工具和装备公司之间交换了关于当地制造的知识。报道说，南非电力工具和装备公司取得了沙巴尔公司种类规格的部分工具承造权。<sup>(42)</sup>

---

<sup>(41)</sup> 《边邮报》，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二日。

<sup>(42)</sup> 同上，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六日。

### 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和战后

上文已经报道，十月战争爆发后不久，扎伊尔与以色列断交。在战争进行和结束后，多数非洲独立国家都纷起效尤，一般认为以色列同南非勾结的一些详情的披露是个有关因素。当然，早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一位坦桑尼亚的高级官员私下指出，他的政府对这两者之间勾结情况的发展十分关切。<sup>(43)</sup> 尤为令人关切的是军事上的勾结问题。

双方没能正式否认的铁据很难找到，但在战争开始以前就已证明双方有军事物资上的贸易往来。一九七三年五月，一位参加巴黎航空展览会的以色列官员曾向南非指出以色列飞机制造公司（IAI）生产的阿拉瓦式飞机的用处。阿拉瓦式飞机不久以前曾运往南非试飞，是反叛乱战争中的理想武器。某方来源的消息指南非是这种飞机的一些出口订单的订货人。

埃及政府战时宣布过在苏伊士运河前线打下过一架外国“海市蜃楼”式飞机。开罗军方（向作者）指出，这架“海市蜃楼”式飞机属于南非。伦敦每日电讯报的一项报道后来指出，南非曾经由葡萄牙的大西洋岛屿派遣了几架“海市蜃楼”式飞机援助以色列。<sup>(44)</sup> 这项报道后为以色列和南非双方所否认。<sup>(45)</sup> 但是，一九七四年三月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指控以色列让南非派出“海市蜃楼”式飞机参加十月战争，以便为对赞比亚一类国家的“未来战争”汲取经验。卡翁达总统又说，以色列派遣过名字不详的上将一名前往南非，向南非军队提供反叛乱战争的训练工作。<sup>(46)</sup>

十月战用爆发时，南非曾正式宣布保持中立。但是，国防部长博撒在伊丽莎

---

<sup>(43)</sup> 与本文作者的一次谈话，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sup>(44)</sup> 《每日电讯报》（伦敦），一九七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sup>(45)</sup> 《明星晚报》，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日。

<sup>(46)</sup> 《前卫周刊》，一九七四年三月八日。

白港发表的一次讲演中说过“在我们能力范围内，又在不宣战之下”他的政府要想出方法去帮助。他又说：“南非有千千万万的人对以色列反对共产军国主义所支持的势力进行的战斗寄予深厚同情，因为这种势力对我们也是一种威胁”。<sup>(147)</sup>沃斯特先生也有类似表示支持的声明。

前往以色列的志愿人员为数不少，他们先飞伦敦，然后乘搭以航赴特拉维夫。<sup>(148)</sup>尤有甚者，南非财政部长迪德里希斯博士立即放宽了外汇管制规章，好让款项移往以色列。<sup>(149)</sup>据边区每日邮报的报道，十月战争时，以色列军队中约有一千五百名与南非有关的犹太人，其中八百名在打过苏伊士运河的以军中。<sup>(150)</sup>被捕的至少有一名，是叙利亚军在赫尔蒙山俘虏的查尔斯·路易士·科瓦尔斯基博士。被释后，他曾去探望过南非的亲戚。<sup>(151)</sup>前往以色列的人之中有一些南非第一流的外科医生，包括巴里·卡普兰医生，他是克里斯琴·巴纳德医生的心脏移植小组的成员。<sup>(152)</sup>

战争期中南非为以色列募得的现金总额数字未见发表，但南非一家报纸说，在战争中期，总额“可能要高过一九六七年”。<sup>(153)</sup>约翰内斯堡妇女以色列紧急募款团两天之内所募得款项超过340,000兰特。<sup>(154)</sup>一少群非犹太农民捐献的畜产价值在16,000兰特以上，<sup>(155)</sup>正如一九六七年一样，捐献出来的现金和实物绝不只

<sup>(147)</sup> 《边邮报》，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五日。

<sup>(148)</sup> 《开普敦时报》，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sup>(149)</sup> 同上，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七日。

<sup>(150)</sup> 《边邮报》，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sup>(151)</sup> 同上，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二日。

<sup>(152)</sup> 《犹太纪事报》，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sup>(153)</sup> 《开普敦时报》，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六日。

<sup>(154)</sup> 《明星晚报》，一九七三年十月二日，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七日和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九日。

<sup>(155)</sup> 《开普敦时报》，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九日。



限于南非的犹太人社区。 有一个统计数字估计总数在三千万美元之谱。

战后，数以千百计的南非青年飞往以色列，替补仍在军中的移民点的工人。<sup>(156)</sup>

由于这场战争，以色列的非洲政策一败涂地：同它维持关系的只有南非、葡萄牙和同南非一伙的几个国家。 以色列在联合国的投票记录也有了迅速的改变。在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关于种族隔离问题的决议案投票上，以色列代表团对第 3151D 和第 3151E 号决议弃权，对第 3151G 号决议投反对票，而且在其他关于种族隔离问题的决议上，没有出席投票权。 这标志着立场上的重大改变。<sup>(57)</sup>

一九七三年间，贸易联系大大增长。 以色列向南非的输出从大约 900 万美元增加到 1,200 万美元，同年南非向以色列的输出额自 1,160 万美元增加到 3,200 万美元。<sup>(58)</sup>

---

<sup>(56)</sup> 《明星晚报》，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一日。

<sup>(57)</sup> 参看 A/AC.115/L.383 号文件，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sup>(58)</sup> 《南非简报》，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和《金融邮报》（南非），一九七四年六月七日。

战争结束以后，更紧密关系的发展情形越发看得出来。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以色列体育联合会再度违反体育抵制，派出一队运动员，参加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国际体操比赛。起先，以色列体育联合会宣布由于战争，该队——共两个男队员——还没有足够训练。后来它又改变了主意，以色列体育联合会会长伊特扎克·富克斯还陪同了这两个运动员前往。关于以色列体育联合会管理委员会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决定接受这个一切费用有人代付的邀请，并没有解释。<sup>(159)</sup> 一个南非马卡比（犹太）的足球队定于一九七四年初访问以色列。<sup>(160)</sup>

到一九七四年八月底，在许多方面都看到了新的发展。三月份，以色列政府宣布将驻南非的使馆升格，前总领事昂纳便派为大使。<sup>(161)</sup> 据报南非也要把它驻以色列的代表升格。<sup>(162)</sup>

一月份，在以色列成立了以色列——南非商会，南非总领事预言两国间的贸易今年会有急剧的增加。<sup>(163)</sup> 将近一百个以色列的公司据说已经加入了这个新的商会。<sup>(164)</sup> 南非——以色列商会也已开始成立，有以色列驻南非商务领事的支持。以色列商会会长飞到南非去举行初步的会议，<sup>(165)</sup> 迈耶·科恩担任了新商会的会长。<sup>(166)</sup>

三月份，以色列财政部投资管理局局长亚伯拉罕·艾格蒙访问了南非，要求南非

---

<sup>(159)</sup> 《犹太纪事》周刊（伦敦），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七日。

<sup>(160)</sup> 《耶路撒冷邮报》，周刊，一九七三年八月七日（下称：耶邮周刊）。

<sup>(161)</sup> 《边邮报》，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二日。

<sup>(162)</sup> 同上，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sup>(163)</sup> 《南非文摘》，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sup>(164)</sup> 《金融邮报》，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七日。

<sup>(165)</sup> 《星期日时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七日。

<sup>(166)</sup> 《边邮报》，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九日。

政府准许南非公司在其后三年向以色列投资到一千五百万兰特的数额——将近一倍于早先三年准许的数额。在访问过程中，他会晤了南非财政部长杰拉尔德·布朗，也会晤了储备银行的官员。<sup>(167)</sup>

约翰内斯堡星期日时报的一名记者于三月份在以色列住了两个星期，报道说南非公司目前正向下列工程项目投资：在特拉维夫兴建一幢二十六层的办公室和商店中心，叫作南非大厦，其中将有南非的使馆，南非航空公司和以色列航空公司；在海法兴建一处石油化学公司中心；在特拉维夫郊区霍隆兴建一个工厂中心；在艾拉特新自由贸易区兴建一座农用机械制造厂；在阿肖多得新开一个焊制铁丝网篱笆的工厂。<sup>(168)</sup>

在这些新的工程以外，还有许多已经在以色列开业的南非公司。好几家以色列公司都有南非的大量投资。有一家叫做佩尔吐尔公司，这是一家旅行和保险公司，原来叫做利奥德银行巴勒斯坦和埃及分行。根据伦敦犹太记事报的旅行记者的报道，从一九三六年起，佩尔吐尔公司就受南非犹太社区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控制，“在协助阿里亚·贝特从阿拉伯国家救出犹太人这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sup>(169)</sup>

南非公司向以色列直接投资的最高限额，今年五月从七百万兰特增加到二千万兰特。六月初，昂纳大使说“以南非的富饶原料，和以色列的技术，只要我们合作，我们真正是有前途的”。<sup>(170)</sup> 南非的公司把以色列看作是打进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后门，因为以色列和共同市场间今年不久就要订立一个联系协定。

但是，同时，今年已经看到了以色列在南非工业界的权益也有大量的增加。上文已经提到过其中的几个特许协定和小额投资，这在过去已经存在，但在一九七

---

<sup>(167)</sup> 《星期日时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sup>(168)</sup> 《星期日时报》，约翰内斯堡，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sup>(169)</sup> 《犹太记事》周刊（伦敦），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sup>(170)</sup> 《金融邮报》，一九七四年六月七日。

四年有了重大的改变。四月份，以色列在南非每年一度最大的工业展览会《兰特展览会》，十年以来第一次有了一个展览馆。这个展览馆是由工商部的署长希穆尔·西凡博士主持，展览品中包括以色列的石油和石油化学工业产品。<sup>(171)</sup>

库尔工业公司通过它同伊斯考尔公司的一笔交易，预料将于今年进口十万吨南非的钢铁；六月份，该公司宣布了在南非建立一座价值二百五十万兰特的农业化学厂的计划。库尔公司同意提供成本的百分之二十五，南非阿德科克——英格拉姆财团通过其分公司莱姆布劳股权公司，将出资百分之七十五。南非的工业发展公司将提供七十万兰特的低息贷款。新的工厂将由特别为此组成的艾加布劳公司经营，是南非第一座这类的工厂，而且将设在毗连班图斯坦的东伦敦附近的“边界地区”。<sup>(172)</sup> 一九五三年穆希·达扬任以色列参谋长时作他副手、现在主持库尔公司的梅尔·阿米特将军，于八月底到了南非。<sup>(173)</sup>

---

<sup>(171)</sup> 《犹太记事》周刊（伦敦），一九七四年四月五日。

<sup>(172)</sup> 同上，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和约翰内斯堡《星期日时报》，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六日。

<sup>(173)</sup> 同上，一九七四年八月二日。

在其他领域中关系改善之后，南非警察开始执行一九六〇年的引渡条约；六月里，宣布已经发动法律程序，把三个犯偷窃、诈欺与盗用公款<sup>(174)</sup>的罪名而受通缉的南非人从以色列引渡回来，另外预期要对其他六人提出起诉。

到南非的最重要以色列的访客是穆希·达扬，他于八月底到达担任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会议开幕式中的主要演说人；他到南非来，是南非基金会的客人，由该单位所安排的讲话与会议的节目；参加该基金委员会的有希洛莫·皮尔博士，他是以色列工人党里达扬从前的同事；过去，以色列来客到南非来主要是为了与当地犹太人社区有关的事。这个限制现在已取消了<sup>(175)</sup>；达扬由他的太太雷切尔先行，她在他到达前数天，用了一个假名，住进了一个约翰内斯堡诊所接受治疗。<sup>(176)</sup>

打破文化上杯葛继续有证据，八月里以色列交响乐团在南非旅行演奏为期二周，是十八年来第一个如此大与有地位的乐团前来演奏<sup>(177)</sup>，一个记者描写它为“南非冬季音乐会季节的精采节目”<sup>(178)</sup>；在科学的领域里，一直有继续不断的挂钩，十一月里，克鲁格博士，也就是德兰士瓦自然养护局的劳维尔德渔业研究站的高级专业官员访问了以色列，参加一个渔业研究班<sup>(179)</sup>。

八月里，南非总统福希在一八二〇年来南非的英国移民的纪念式揭幕仪式里，对以色列作了阿谀的歌颂，在颂扬那些移民的勇敢时，福希说：今天不能找到比以色列还要好的民族主义的推动力的例子了，“不论我们赞同以色列情操与否，以色列人现在反对千万人的情形必须受到朋友和仇人一样的尊敬”<sup>(180)</sup>。

<sup>(174)</sup> 同上，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sup>(175)</sup> 同上，一九七四年八月二日。

<sup>(176)</sup> 《伦敦新闻晚报》，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sup>(177)</sup> 《耶路撒冷邮报》，一种周报，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

<sup>(178)</sup> 《犹太记事》周刊（伦敦），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六日，驻约翰内斯堡记者报告。

<sup>(179)</sup> 《明星周报》，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

<sup>(180)</sup> 《犹太记事》周刊（伦敦），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

## 结论

很明显地，今天以色列政府是走上了一条很清楚的路，在改善并增进与南非种族隔离主义国家各方面的关系。

过去，一直还能够把这些挂钩保持得相当地不露痕迹。最重要的是经济关系——钻石贸易与从南非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移转到以色列来的资金并不包括在平常贸易数字里面；再次，虽然以色列立国以来以色列各个领域中的高级人员经常访问南非，他们至少在外表上一般还做得好象是为了与当地犹太人社区有关的目的。

那个社区，除了极少数勇敢的个人一直以来受到他们南非犹太人同胞的严厉压力以外，已经通过他们当地社区机构宣布了它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支持。它也已经帮助了这二个政府、二个经济体间挂钩的发展。

自从一九六七年，特别是从去年以来，二国内挂钩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此外，虽然以色列政府至少到现在为止宣布它反对种族隔离，一直对反对种族隔离机构及联合国的查询与压力要求它解释这种挂钩发展，不作答复。

今天，和世界社会的多数其他国家不同，以色列是在加强与南非的联系，在政治、经济与外交的领域上同样地属实。令人吃惊地这在军事领域里也是如此。

以色列过去否认与南非挂钩可能有二个来源。第一，在以色列内部有一个对于和这个种族隔离国家关系的前途有真诚的争辩——这种争辩现在已经由亲南非的游说团体获得胜利。其次，在以色列在非洲大陆其他地区有重大外交与经济利益的时候，提出否认是掩饰挂钩的有效烟幕。这两个因素现在都已去除了。

以色列与南非间存有利害一致的一点，在过去几年间已经由以色列政客及新闻报纸、由南非犹太人社区以及由南非政客及新闻报纸评论过了。今天，利害的一致好象是两国外交政策决策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